

小时候读《增广贤文》,里头有“一寸光阴一寸金,寸金难买寸光阴”这句话,只觉得是励志之言。在现实中,我们却经常感叹光阴虚度。出现这种状况,原因在两方面,一是没有舞台,才华难以施展;二是当事人浑浑噩噩不想做事。浪费了光阴,对一个人来说,损失的是他自己,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来说,损失的将是历史的机遇与民族的前途。新中国成立后,毛泽东主席曾写过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”这样豪迈的诗句。但因国策出现了一些失误,我们的大好光阴在乱折腾中消耗掉了。改革开放后,这种状况才有了彻底的改变。一心一意搞建设,全心全意谋发展,瞎折腾的事情少了,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实际意义才真正体现了出来。

像我这样年近耳顺的人,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所有重大事件,几乎都经历过,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,是沮丧还是兴奋,是坎坷还是顺境,都积淀在我的生命中,连起了我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和壮年。在荒唐的岁月里,我们在痛苦中等待生机。在沸腾的岁月里,我们又在拼搏中保持忧患。记得三十年前,一位朋友向我倾诉他“文革”时期遭受的磨难,他说:“我的父母长年在乡下蹲点,我们自己照顾自己,不会煮饭,常吃些半生不

熟的食品,因此落下胃病。”我告诉他:“你的苦难是有米不会煮,而我的苦难是会煮饭却没有米。”现在,我在一栋二十八层高的写字楼办公,每逢上下班,六部电梯拥挤不堪。有的年轻人不惜等上十几分钟,挤进电梯,却只上二楼、三楼。有一次,我禁不住对一位年轻人说:“你上三楼,又不高,为什么不可以走上呢?”他理直气壮地反问:“我为什么要走上呢?”类似的情况,在我的身边常有发生。因此,有一个问题常常让人忧虑: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现在开始,让在娱乐化社会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担任变革中的主角,他们还会像我们年轻时那样甘做垦荒牛,从而出现“深圳速度”、“苏南模式”这样一些改革历程中的经典故事吗?

有人说,中国的改革是从农业社会几个跨进了科技时代,外国人花了几十个世纪完成的变革,我们只花了三十多年就完成了。我想,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,既得益于一代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殚精竭虑、运筹有方,也得益于中国老百姓代代相传的两大优良品质:勤劳与节俭。数年前,我去加拿大多伦多看望在那里念书的儿子,

恰逢过圣诞节,下午三点钟,忽然想起家中没有酒,于是与儿子一起上街买啤酒,一连跑了五个街区,竟没有一家商店营业。过节了,老外首先要的是休息与家人团聚。可是在中国,哪怕大年初一,你一大早上街,照样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这十几年,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,耳濡目染,很难找到像中国人这么勤劳的民族。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与银行存款,也是世界上最高的。一方面,中国人没日没夜地奋斗积累财富,另一方面又舍不得挥霍,始终攥紧自己的钱袋子。有此两条,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走向繁荣,走向生机勃勃的未来。

但是,令人担心的是,耽于享乐的富贵病开始在中国蔓延,并且危及年轻的人群。虽然我们大部分年轻人继承了父辈的传统,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,但毕竟一些不好的苗头,也在年轻人中滋生。因此,我又在思忖:过去的三十余年,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兴盛的奥林匹克赛场上,中国毫无争议地赢得了金牌。但是,往后的三十年,我们还能保住这块金牌吗?

一位省里的主要领导同志与我聊天时说,他1977年以下乡知青的身份考取大学,四年后毕业,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拿来买了一套《资治通鉴》,然后通读了两遍。结婚时,当工人的穷爸爸只能给他一百元,他没有用于婚礼,仍是用于买书。现在呢,一个高中生考取大学,就吵着要他并不宽裕的父母为他买一部苹果手机。两相比较,便觉得现在一些年轻人缺乏奋斗与学习精神。“忧患者生,享乐者死”,这是古代哲人总结历代兴衰的规律时说出的格言。奋斗者总觉得他的时间不够,是因为他想做的事情太多;而享乐者同样也觉得他的时间不够用,乃是因为他及时行乐的奢望太多。

今年,我有幸参与了湖北省党代会报告的润色,报告中提出如何把握湖北今后发展的黄金十年。我当时不免倦沓沉思:过往的十年,中国的改革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稳步前进,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。今后的十年,在有志者眼里,看到的仍是克难奋进的黄金机遇期;在忧患者看来,前进中的问题仍然不少。我们能否在深化改革的征程上继续保持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的良好态势,关键既在党中央,更在年轻人。因为参与改革的第一代年轻人正在老去,现在的年轻人必将成为建设中国的主角。如果能充分激发年轻人创世的热情,我们赢得的不仅仅是黄金十年,而是更加长久的中国的未来。

王义

沁园春
中共十八大致庆
姚昆田

老桂留芳,青枫初染,辉映神州。数会开十八,旗扬霄九;承先弘德,启后嘉谋。追古沉思,登高俯瞰,多少山川海屋筹。人常谢;要为民添福,为国勤筹。

回眸大夏沉浮,最珍爱、庄严不碎瓠。要勃兴经济,风云和协;激扬文化,日月同侪。进退由时,行藏合度,善处邦交多结俦。最堪虑,诚骄奢贪腐,警示千秋!

画到生时是熟时”,那么,简到了极致,你看到的反而更多。

在朋友处欣赏石禅的花鸟册页,尺方大小的天地,几根线条,几片水墨,却能将花鸟、石榴、蔬果、游鱼……刻画得如此玲珑。石禅似乎是最不愿浪费笔墨的画家,板桥所

画到生时是熟时”,那么,简到了极致,你看到的反而更多。

画到生时是熟时”,那么,简到了极致,你看到的反而更多。

管继平

听到轻微的敲门声,刚坐下休息的陈少敏迅速从沙发上站起。当她机警地打开房门时,门外空无一人。

一张夹在门缝中折叠的小纸条掉在地上,她捡起纸条,上写“有人盯梢,迅速离开”。

她立刻与“丈夫”徐特立分别脱掉旗袍和西服,换上粗布大棉袄,戴上破毡帽,须臾间,由富商夫妇变成西北土老农父女。

这是发生在1937年的一幕。当时,党中央派徐特立去湖南组织抗日。徐是我党元老,日伪派的通缉对象。敌人得知他要去湖南,在沿途布满了岗哨、密探。毛泽东考虑到徐特立的安全,特别选中有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陈少敏,假扮徐特立亲属,一路护送去长沙。

当他们两个土老农来到西安火车站时,埋伏在检票口的特务,还真把他们当成土得掉渣的农民,看也没看就放过去了。他们上了火车,安然无恙到达长沙。毛泽东对陈少敏的这次护送非常满意。

陈少敏原名孙肇修,1928年入党。抗战中,因智勇双全和一双大脚(旧时妇女多裹小脚)而闻名,人称“陈大脚”。1938年,按照中央指示,陈少敏率领河南新四军第四支队南下,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独立大队会合,组建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,李先念任司令员,陈少敏任政委。

为扫除盘踞中原的日军,扩大解放区,陈少敏带领一支队伍,深入平汉铁路以西的敌占区。他们渡过东双河,隐蔽在铁路旁的树林中。这时,装满日军的巡逻车开过来,边开边向路旁扫射。当开到部队隐蔽的树林旁

时,火车突然减速,密集的子弹向树林中射来。连长急了,要求陈少敏下令还击。凭着多年战斗经验,她判定敌人并未掌握虚实,只是乱射的火力侦察。她让部队沉住气,准备好,先放鬼子过去,待其返回时,再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的伏击。并让连长挑选十几个会爬火车的战士,组成突击队。

大约一小时后,日军巡逻车轰隆隆地返了回来,进入伏击圈。陈少敏一声令下,突击队员把一排手榴弹扔进日军车厢,接着如猛虎下山,迅雷般扑向对方。敌人经过一圈巡

逻,没见异常,以为太平无事,突然遭到伏击,一时昏头转向,还没等举枪反击,就被急速冲来的新四军打得死伤一片。战斗很快结束,这一仗炸毁巡逻车,歼敌近百人。打扫战场时,陈少敏看到一个身穿黄呢军装的鬼子,判断是一个大官,便抬腿狠狠踢他一脚,说:“你也有今日啊!东洋先生。”

那人正是日军头目山本太郎大队长,他为逃脱,抹了一把鲜血糊在脸上装死。当被陈少敏踢了一脚时,感到就像被榔头狠狠敲了一记,那大脚实在有力!听到有人在叫陈政委,他心中一惊,趁陈少敏回头之际,眯开一条眼缝,看到赫赫有名的新四军女将军“陈大脚”威风凛凛站在面前,即刻吓得屏住呼吸,大气不敢出一口。

被称为“陈大脚”的陈少敏,以其踏实、关爱和勇敢,又被抗日军民亲切称为“陈大姐”。在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,对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进行表决时,陈少敏是唯一没有举手同意的中央委员。她一身正气,敢于直言的优秀品质令人怀念、敬佩。

恶劣的环境丝毫没能阻止盐垦中学的学生参加抗战。

上海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之际,回顾上海摄影界成长之路,很是怀念和感谢赵超构先生,他是上海摄影家协会的创建者和奠基人。

上海原是摄影最活跃的地区,从业者各色人等,组织又门户林立,广大摄影同行希望改变这一局面。

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和上海解放10周年。在这两喜双庆的日子里,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示筹备上海摄影分会,邀请新闻界老前辈赵超构(林放)为主任、上海电影局副局长丁正铎为副主任、王义任秘书长,负责具体工作。

1961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上海分会筹委会正式成立,增补刘旭沧、金石声、曹兴华为副主任,于是,以赵超构为首的团队便进入了开展全面筹备工作时期。

当时办会的组织原则,赵超构曾提议: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凡愿为工农兵服务,为社会主义服务,不分门类和流派,专业和业余,解放区来的,大后方来的,或是原上海的,都要扩大团结,繁荣摄影创作,壮大摄影组织。这一原则受到称赞和拥护,筹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,小组织没了,各方人士来了,如冯四知、徐大刚、俞启硕、穆一龙、胡君磊、郑北渭、朱天名、马唐伯等。他们中有大学教授、摄影家、电影师、人像师,以及摄影记者和编辑等,都是当时上海摄影界资深代表人物。大家团结友爱,济济一堂,为上海的摄影发展献计献策。

这期间,举办过第一、第二两届上海摄影展,刘旭沧、金石声联合影展,这些活动推动了广大摄影者的参与热情和创作热情。协会接待了以陈复礼为首的香港摄影家访问上海,沪港两地摄影家座谈交流,开始了上海解放后首次正式与境外摄影团体的交往活动。

此间还举办了一次当时上海摄影界最大的创作活动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和上海解放十周年,上海市委要求出版一本体现上海解放10周年建设成就的大型画册。于是组织全市的摄影工作者、业余摄影家、美术家,以及部分文学家,通力合作,一起动手,高质量地完成了大型画册——《上海》的拍摄任务。

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,成为极具历史保存价值的画册。

1962年,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召开,中国摄影家协会上海分会正式成立,赵超构被推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。今天,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已经50岁了,在改革开放新时代,呈现一派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。

信!白石如此,八大更如此。想当年齐白石以蜘蛛网拖下的一根长线,就占了二三尺的画幅,若没相当的自信,谁会买他的账呢?

印章艺术中讲究计白当黑,同样,绘画中也有计白当黑,石禅无疑是此中的高手。在他极少的笔墨中,你能感受到他的张力和质感,鲜活和自信。我也许可以肯定,一位能把画画到如此简约的画家,他的内心语言一定很丰富,正所谓“不着一字,尽得风流”。

王苏凌

“挂号”一词有三个义项。一为公平公开的编号登记,自古有之,而今用得最普遍的是到医院看病,人人都得“挂号”,挂号成了就医的代名词。有了互联网,“挂号网”应运而生,通过网络预约挂号,对粥少僧多的专家门诊,特别有效和方便。二是悬挂以号令示众,这在古代汉语中仍旧保留。三是寄送邮件的一种方式,此为第一义项的引伸,专有名词为“挂号信”。近读名人李遐龄的《仇盗》诗,其小注曰:“滨海村落,以财物输盗,免焚劫,名曰打单,又曰挂号”。可见,在清代社会治安欠佳的地方,老百姓要用财物孝敬黑社会势力,事先得“挂号”,免得灾祸临头。此举看似“自愿”,实属“无奈”!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

王义